

华伦斯坦

人民文学出版社

華倫斯坦

席勒著

郭沫若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目 次

第一部 華倫斯坦的陣營	1
第二部 皮柯樂米尼父子	71
第三部 華倫斯坦之死	225
譯完了“華倫斯坦”之後	471
收版書後	477

第一部
華倫斯坦的陣營

序 曲

一七九八年十月於威馬劇院再開時所表白

諧謔而莊嚴的優孟衣冠，
諸公愛假以如意的耳和眼，
愛授以愷悌和易的性靈，
又重新把我們聚集此間。——
看呵！這座劇院輪奐重新，
藝術飾之成肅爽的廟宇，
更有和諧而崇高的精神，
從這華貴的柱列間傳語，
使我們的心地感覺莊矜。

但這依然是往日的舞台，
許多年青的力量之搖籃，
許多日新的才能之馳道。
我們也依然是舊人，曾經以
熱情和誠意在這當場獻技。
有位高超的大師在此登台，^①

① 此指十八世紀的名優伊扶朗德(Iphland)，一七九六年與一七九八年曾出演於威馬劇院。

曾經發揮過他的創造天才，
在藝術的極致中使人陶醉。
呵！但願這座重新的輪奐
把超等的名角導引了來，
使我們多年所懷的祈願
能够實現到充分的美滿。
產出偉大的典型喚起追隨，
對於批評給以更高的軌範。
就這樣讓這圓場，這新梨園，
爲完成了的才能作爲左券。
在這兒有精粹的觀客滿場，
對於藝術之魅力異常敏感，
以敏捷的感悟把握着神髓
於其最爲縹緲的表現之間，
除此外尙有何處更好用武，
更好使往日令譽重見新鮮？

雕刻刀之造像，詩人之辭令，
雖過千秋萬紀也依然如生，
而優孟登場，這靈妙的獻技，
却於一瞬之間便縵無蹤影。
在這兒，妙技隨演員而長逝，
俄頃間之飛速的創造消失
如耳鼓中所輟滅了的聲響，
而其令聞也毫無持續之方。
這演技是艱難，而其報酬易散，

對於表演者後世不贈以花環；
因此他必須顧惜着他的眼前，
他所有的這一瞬間要毫不虛費，
他必須牢牢依靠同代人的讚美，
要在至高與至善者的心境之中
建築起一座有生命的紀念豐碑。——
那樣便保障了他的聲名不墜。
因為凡於當代盡了至善的人，
他是千秋不滅，他是萬古常新。

它列雅^①的藝術在本場今日開演，
這個新的紀元也要使詩人勇敢，
拋棄了舊有的陳套，把諸位客官
從那市井生活的狹隘的塵寰
引來領略着更加崇高的壯觀。
我們努力地在此呈獻出技能，
和這時會之高華的一瞬相稱。
因為只有這偉大的現實才能
掀翻得人性之深部澈底連根；
在狹隘的環境中使精神狹隘，
人要有更大的標準才能大成。

當前在這嚴重的世紀之末梢，
在這兒連實事也成為了創造，

① 它列雅(Thalia)，希臘神話中職司藝術、文學、科學的九繆斯(Muse)女神之一，司喜劇。

在這兒我們明白地親眼看見
有力的人物在爭奪一個錦標，^①
在爲着全人類的偉大的問題，
在爲着支配與自由之能得到——
今日的藝術在她的幻境舞台
也將嘗試更高的飛翔，而且必要，
不然，她會落得人生的舞台見笑。

據我們在這些時日間親眼看來，
那古來的堅牢的形式正在崩壞，
那形式曾給予了歐羅巴的諸國
以一百五十年間的歡娛的和平，
是多難的三十年戰爭高價的結晶。
詩人的幻想要把那暗淡的時代
重新爲當座的諸公現到眼前來，
在眼前我們要看得來更加愉快，
在未來我們要看到希望的花開。

我們的詩人如今要把諸公安放
在那戰役之中。滿目荒廢，到處劫搶，
天災人禍的十六年都已經經過，
世界在淒涼的人羣中依然擾攘，
和平之希望沒現出絲毫微光。
全國都是悲筋刁斗的戰場，

① 指法蘭西大革命以來歐洲諸國相繼而起的市民階級的革新運動。

都市蕭條，城堡化爲了灰燼，
職業和工藝區域掃地無存，
市民無事可爲，萬般只有武弁，
沒忌憚的厚顏無恥嘲笑義廉，
無賴之徒屯集在駐兵的地點
在長久的爭戰中已荒謬滔天。

以這個暗淡的時代作爲背景，
描畫出一件有勇無謀的暴舉，
描畫出一位旁若無人的武人。
你們是知道他的——這威武將軍，
這戰陣之神，這諸國之鞭荆，
這皇帝之干城而又其憂患，
這幸運所產生的冒險的郎君，
他乘着風雲際會抬起頭來，
迅速地登上了榮譽之最高階段。
而却不知滿足地得隴而望蜀，
終竟成了難馴的野望之犧牲。
由於有黨派的愛憎意見紛紜，
他的性格在歷史上苦無定準；
但現在藝術要在諸公的眼前，
也要在諸公的心上，把他活現。
因爲藝術是裁成一切的規範，
她要把任何絕端都返之自然，
她要在時勢的強迫之中看人，
她要把人的罪惡中之一大半

歸之於不幸的氣數與星躔。

不是他將在今天的舞台上出現。
但在他所駕御的勇武軍隊之間，
他的精神是那軍隊的靈魂，
他的面影將要與諸公相見，
直到慎重的詩神不再躊躇
要把他活現在諸公的眼前；
因為是他的武力迷了他的心，
他的陣營正好闡明他的罪愆。

因此要請對於詩人加以海涵，
假使他不曾火速地一步昇天，
只把這大題材於一聯的畫卷
展開來供之於諸公的賞鑒。
今天的演劇獲得諸公的心
和耳，為這未曾慣習的調音；
它將要把你們引回那個時代，
引到那座異樣的戰爭的舞台，
我們的主人公將以他的行狀
立刻就要把那舞台充滿起來。

不要譴責，假如今天的繆斯^①，
舞踏與唱歌的自由女神，

① 此處所指者為卡利俄珀(Calliope 司敘事詩)，歐忒爾珀(Euterpe 司音樂)，墨爾波墨涅(Melpomene 司悲劇)，忒耳普西科瑞(Terpsichore 司舞踏)諸神。

又要謙冲地主張她的權利，
那舊時德意志押韻的戲文。
到請多謝她，她把事影的模糊，
串演進藝術之邦的歡娛樂土，
把自己所造成的虛幻自行破除，
不肯欺瞞地讓真實爲虛影所誤；
要知道，人生是嚴肅，藝術是歡娛。

人 物

排長
號手 } 迭爾次克的槍騎兵聯隊所屬
砲手 }

狙擊兵數人

霍爾克軍的獵騎兵二人

布特勒軍的龍騎兵

枝槍兵數人，梯芬巴赫聯隊所屬

鎧騎兵，華龍 } 聯隊所屬
鎧騎兵，隆巴德 }

克羅亞特兵數人

槍騎兵數人

新兵

市民

農民

農童

克普欣派的牧師

隊上教師

酒店主婦

女招待

隊上青年數人

吹木笛者數人

地 點

在波希米亞皮爾仁市外

第一場

酒店的帳篷，在其前有雜貨店與古物店。各種服色和徽章的兵士們簇擁着，食桌都是坐滿了的。克羅亞特兵與槍騎兵各數人圍着炭火烤食物，主婦送着酒，隊上青年數人在一隻軍鼓上擲骰子，帳篷中有人唱歌。

農夫一人及其子登場。

農童

爹爹，那會弄糟糕的啦，
我們不要去惹那些丘八佬。
他們是些難纏的傢伙啦；
他們要不傷害我們才好。

農夫

什麼呵！他們總不會把我們吃掉，
就算他們要稍稍動點武。
你不曉得嗎？有新來的人在裏面混着，
是才從撒爾河與梅茵河來到，
帶了捕獲品來，都是頂稀奇的東西！

我們只要弄得狡猾一點，
那些東西便是我們的了。
別人家殺死了的一位隊長，
他給我留下了一對滿好的骰子。
這東西我今天要嘗試一下，
看它們還有沒有往常的利市。
你呢總要裝得個怪可憐的樣子，
他們對你就會滿愜意而隨便來些。
他們是高興慷慨而樂得褒獎，
有錢到手便揮霍如流。
他們取去時是用升，
我們取還時是用斗。
他們假如亂來要用劍斫，
那我們就要高興一點，給他們一躲閃。

（帳篷中有歌聲和笑聲）

他媽的——鬧得真是要人受！
什麼都是從我們老百姓身上榨油。
這一羣人在我們的屋子和馬房裏
已經鬧了八個月之久，
周圍鄰近的四鄉四野，
再找不着一隻家禽，一條走獸，
我們是餓瘋得要咬自己的骨頭。
就是撒克遜人稱霸的時候，
都沒有過這樣的苦頭。這也叫做御林軍，真是丟醜！

農童

爹爹，廚房裏有兩三個人走來，